

● 第一步进行感情投资，● 第二步向对方证明自己能把事情做好；● 第三步向关系对象证明「绝对安全」● 这是张仲平运用关系的三个基本步骤，他曾经以为有了这三板斧就能够无往而不利……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以及《新青瓷之窑变》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琢磨的**大学问**。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一定要学会**。

浮石

著

新青瓷之 秘色

长篇时政小说

长篇时政小说

浮石

著

新青瓷之
秘色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色 / 浮石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104-2060-3

I. ①秘… II. ①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8096 号

秘 色

策 划: 北京博中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作 者: 浮 石

责任编辑: 黎 靖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刘丹丹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90 千字 印张: 24.5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2060-3

定 价: 3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8638

序一:浮石印象

黄晓阳

浮石说,我这种人,获诺贝尔文学奖还有点可能,茅盾文学奖的级别太高,这一辈子是没指望的。

说这话的时候,浮石满脸菊花灿烂,显然是一种玩笑。玩笑之中,分明藏着一把锋利的刀子,直指文坛的某个症结,颇有点快意恩仇、鲜血淋漓的感觉。

这就是浮石,一个满脸锋芒却又永远笑容如花的男人,一个哪怕洋洋洒洒写出几十万字,不堆砌词藻卖弄文采,却又能用平平常常的大白话直取靶芯的写作者。你可以认为他的文字极其飘忽,甚至认为他的文字轻浮、缺乏张力,实际上,他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剑,却能极其准确地刺中命门。

浮石本名胡刚,在湖南人的口语发音中,胡和浮是同一个音,刚则是石的品性,所以,浮石也可以理解成胡石,胡刚也可以理解成浮刚。矛盾吗?确实矛盾,统一不?又显得水乳交融。浮石出书的时候,取了这么一个笔名,再自然不过。

仔细琢磨浮石这两个字,又别有一种韵味。

石的极品,是钻石,是金刚石,是一种坚硬的极致。一个物理学常识是,坚硬是因为密度,密度越高的物质,越坚硬,比重也越大。凡是比重大于一的物质,置于水中,肯定会下沉,而不是浮着。

可浮石竟然是一块“浮石”,这是奇迹,同时也是另类。这实在是一块太另类

的石头。

从石的角度看,石不可浮,因此,浮石只是一种反自然的想象。如果从浮的角度看,世上真若有一块石能浮于水面,那么,这块石头,就一定是块轻石,是一块柔石。因为是石,所以,他的表面,会显得极其坚硬,同时,因为是浮石,他的内心,必然有着异乎寻常的轻盈和柔软。

于是,浮石成为一种矛盾,一种对立,同时更是一种哲学。

至少在我看来,要理解浮石这个人,或者理解他的文,其实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只要你理解了浮和石的关系,理解了这其中哲学的矛盾和物理的和谐,就能明白一切。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是一个在人堆里,总显得那么另类的人,一个外表刚直坚毅,内心深处充满着激情和温情的人。如果说社会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浮石就是绿色的草丛之中,一块坚硬无比的砾石,独立于草场,却又蕴含于草场,构成一种与众不同的存在;如果说社会是一条潺潺的生命之河,浮石就是漩涡湍流之中,一块傲世而立的顽石,撞击着水流,撕裂着水流,却又对水流倾注一腔挚爱和柔情。

浮石,永远显得那么超凡脱俗,既不同于普通男人,也不同于绝大多数湖南男人。

湖南男人喜欢抽烟喝酒嚼槟榔,浮石一样都不沾。湖南人喜欢跑胡子斗地主三打哈,浮石也完全没有兴趣。

朋友们常常开玩笑,说女人们之所以把男人骂为臭男人,就因为男人是臭的,天生是有毛病的,吃喝嫖赌抽,总要沾染一些恶习,并且找千般借口,为这些恶习开脱。男人们常说,表面上一样恶习没有的男人,世界上不存在,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者,肯定有一样嗜好,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突出,只不过不为外人所知而已。遇到这种话题,浮石往往淡然一笑,说,是的,我对美女有特别爱好。

男人爱美女,天性使然,浮石若有这种爱好,倒不奇怪。可奇怪的是,他嘴上这样说,并未见行动,平常电话来往,很少见女性的声音,朋友们聚会,也从未见他带过美女。唯一见到一次他和美女的亲热行动,是签售活动之后,一位美女求合影,他稍稍犹豫,答应了,却显得小心翼翼,拉开一点距离。美女不太甘心,往他身边靠近了一些,朋友们又在一旁开玩笑,浮石于是伸出手,将美女轻轻挽了,脸上却是挂满了羞涩。

可见,浮石之于美女,要么是藏在深阁,要么是彻头彻尾的口头革命派。

湖南人还有一个习惯，喜欢高谈阔论。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精英荟萃。晚清江山风雨飘摇，若说湖南人曾国藩成了清王朝的定海神针，没有人会否认。改变中国近代史的洋务运动，也是自湖南人始。近一百年来的历史风云变幻，从来都没缺少过湖南人的身影，甚至从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于是，有人开玩笑说，湖南男人，个个都是政治家。

湖南男人是否个个都是政治家，我不敢结论，但湖南男人谈起天下大势、国家大事，确实头头是道，充满了政治智慧。

浮石却给人一个不善谈的印象。朋友聚会，他似乎总是语言最少的一个，悄悄道来，静静地走，几乎难以听到他发表鸿篇大论。就连他搞读者见面会，也只能听到他就事论事的回答，别人问什么他答什么，不延伸不展开，始终保持着速度和声调的一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某个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

不知是不是因为喜欢吃辣椒的缘故，湖南人的性格比较辣，外表却温柔。浮石恰恰相反，他的外表很坚毅，如同那种未经风化的石头，线条很粗放，有一种电影中硬派小生的力度，给人一种稍不留神就能碰出一道血口的感觉。就是这么一张刀削斧劈般的脸，却总是笑容灿烂着。笑，于是成了浮石的招牌脸孔。

浮石身上所有一切，似乎都矛盾着冲突着，如同他的名字，浮和石是矛盾的，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湖南男人的共性特点是矛盾的，他的脸和脸上的笑是矛盾的，我甚至相信，他的外表和他的内心，同样是矛盾的。

当然，人不可能走进另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内心揣度，肯定地说成是客观存在，显然是非常武断的。同时，我又固执地认为，他的外表和他的内心矛盾着，却有充分的理由。前面说过，他那张脸，显然坚毅、刚性，而他的文字，却流露了他内心深处极致细腻的温柔。

这种温柔，首先体现在他的文字。

我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我喜欢浮石的文字。当然，我也听到有人说，浮石的文字其实一般。我能体会说一般者对文字的标准，在他们的标准看来，浮石的文字，缺乏张力。而他们所认为的张力，要么是曹雪芹式的洗炼，要么是王朔式的幽默，要么是鲁迅或者陈忠实式的硬度，要么是贾平凹式的绮丽，要么是莫言式的精准，要么是刘震云式的独具一格，当然，也可以不是上面这些人，却一定要像贾岛一样，对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进行精推细敲。

文字是有风格的，是有个性的。文学界对于文字，确实有个统一的标准，那就是张力。或者说，好的文字，必然有强烈的力感。

说浮石文字不好的人，评判标准，恰恰是这个力感。在他们看来，浮石写字，太过随意了，信手拈来，似乎从来都没有也不屑于精雕细琢，将一部洋洋数十万言的书看完，你竟然很难找到几个成语，更难见到引用某个典故。从某种意义上说，浮石的文字，甚至显得有点女性化和口语化。

我自然认同文学界对于文字张力的认定，却不同意有人对浮石文字表现力的评价。世界上的力量，从来都有两种，一种是物理学意义的力量，一种是精神层面的力量。力拔千钧自然是力量，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同样是一种力量。

正因为随意，才会自然。正因为女性化，才会显得飘逸。正因为口语化，才会显得轻松。

我喜欢浮石的文字，就因为它如同林区雨后的空气，飘着清丽的芬芳，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通体舒泰。我不能想象，读一本书若如行走在高原，那种缺氧的感觉令人窒重，那种登高的感觉令人压抑，那种必须艰难努力，才能一步一步蹒跚向前的滞涩，难道真的就是文学的最高境界？于我而言，我更喜欢快乐轻松地读书。浮石的文字，给我的，就是这样的轻松和愉悦。

另一方面，我又以为，浮石的文字，若妙曼少女，体香如馨，笑声如玲，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游走在浮石的文字中，如同陪伴这样的少女游山玩水，人和自然的契合，仿佛水彩画一般，阅读因此成了在水彩画中的行走，怡然得乐，妙不可言。我也注意到，有些人的文字，确然优美洗炼，如果一定要拿女人来作比，那么，大概属于那种极善于穷究哲学命题的女学者，虽然潜心交谈，亦可开启心智，参禅悟道，毕竟不宜在畅游中进行。

这种温柔，更体现在浮石对故事所倾注的情感，哪怕是传统社会中被绝对认定为畸形的情感，也带有一种浓郁的清丽芬芳。

如《青瓷》中的张仲平和曾真。

拿一把道德的尺子去量张仲平和曾真的关系，这把尺子，一定不能是直的，原因是两人之间，冲破了很多传统社会的道德屏障。如果纯粹以情感分析，张仲平和曾真之间，恐怕很难有真正的爱情，他们的关系，或许只是释放情欲，或者只是情欲和物欲的交换。

张仲平是一个被现实社会异化了的人，一个在物俗的海里努力游泳力图不被淹没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看到过太多这样的人，钱是他们的终极信仰，为了追求价值最大化，他们早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底线，可以不择手段，可以颠覆黑白，自然也可以将一切标价出卖，包括人格，包括情感。

正因为如此,就连和妻子唐雯曾有过的爱情,也被岁月漂白,被世俗染灰,淡得只剩下例行公事。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我们有理由怀疑,他还会有爱情吗?

事实上,张仲平和曾真相爱了。张仲平和曾真关系的发端,如果说仅仅只是男人体内荷尔蒙的作用,只是情欲的驱使,恐怕是太简单了。或许,对于张仲平来说,他如同一个泳者,在海里游了太长时间,身心俱疲,需要一个宁静的港湾,让他放松地休憩。曾真恰恰就是这一道港湾。又或者,张仲平如同一个溺水者,绝望沉沦之中,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理性的读者会觉得,这不可能,这是矛盾的。像张仲平这种人,内心深处,还有爱情吗?还有公平正义吗?在一个拿着钱就可以买到性,买到所谓的爱情,买到你想要一切的现实之中,没有人相信张仲平的心中还有一片净土。极端一点说,就连张仲平本人,也不相信这是事实。所以,他和曾真的关系,是以肉欲的方式开始的,是以更多地占有社会资源以及寻求哪怕任何一点新奇的刺激为目的的。

更为不幸的是,在整个社会失去信仰的今天,最先失去人生目标的一个群体,恰恰是富人群。中国的富人们,最初的追求异常简单,要吃饱饭。很快,他们便发现,吃饱饭这个目标,在大改革大开放的背景下,是一个只需稍稍努力就可以达到的目标。于是,他们对自己的人生目标进行升级换代,新的人生目标变成了先富起来。果不其然,他们先富了,至于用什么手段富起来的,他们从来不曾想过,只是一门心思追求更大的利益。到了新世纪开始之时,他们彷徨了、迷失了。他们知道自己富了,身家数十亿数百亿甚至更多,同时,他们也发现,除了赚钱和等死,他们再没有可供追求的目标了。于是,他们醉生梦死,他们以寻求刺激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无疑是一种极其可悲可怜的证明方式,但除了这种方式,他们发现,自己的存在,似乎已经没有意义。

只要研读浮石的历史,便会发现,他曾经经历过这一切。我甚至有理由相信,他在经历人生的巨大挫败之时,已经产生过这种深度的迷失感。因此,他在监狱中思考,并且找到了张仲平这样一种代表了一个整体迷失的形象,从而发现,人之所以迷失,是因为心灵深处,失去了一片爱情的草甸。

爱情不是包医百病的良药,像张仲平这种病入膏肓的人,深知自己的病已经无药可医,可爱情毕竟能让他止痛,能让他在一个短暂的时间段内,感觉一种通体舒泰的轻松。张仲平和曾真的爱情很纯很美,可这种纯这种美,本身就是一种病态,如同癌症病人使用吗啡止痛,即使熬过一个时间段,使得身体有所恢复,对于吗啡的依赖,也会极大地残害你的身体,甚至最终仅仅只是饮鸩止渴而已。

我既惊叹在张仲平和曾真的爱情故事中,浮石那极其温情的描述,更惊叹于这个故事所有的寓意。

看似矛盾的背后,却有一个哲学的必然。

这就是浮石,也就是浮石的小说,带给大众的魅力。

需要说明的是,我上面说的《青瓷》不是这两部《新青瓷》,我上面说的张仲平、曾真自然也不是《新青瓷之秘色》和《新青瓷之窑变》里的张仲平、曾真。据浮石说,《新青瓷》才是他历时六年呕心沥血之作,《新青瓷》中的张仲平、曾真已较原作做了根本性的颠覆,已俨然一对新人。

“根本性的颠覆”,浮石本人一定非常清楚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那岂不等于又为我们制造了一个或一系列矛盾?老实说,因为我还未读完《新青瓷》,所以不便着一字评价,却不由得让人产生新的期待……

序二：自我颠覆，再造经典

黎靖

每一个成名的作家在读者的心中，都有一部带有他明显记号的作品，譬如王跃文的《国画》，再譬如浮石的《青瓷》。这种品牌记忆对于他们来说，既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我就听过不少人说，《青瓷》在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方面，已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即便是浮石自己也很难。所以，当他的这两部新作，《新青瓷之秘色》和《新青瓷之窑变》面世时，我在惊讶之余，也是有所担忧的。

惊讶的是，浮石不但是想要超越自己所创造的经典，而且是通过这种推倒重来的方式。担忧的是，这样做的难度很大，成功的概率很小。说白了，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名家名作的修订版、图文版、点评版……但没有见过浮石这样举重若重、甘愿花上六年大好时光打磨的重写版，这实在是与商人出身的浮石锱铢必较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不符。

重写，或者是对自己的否定，或者是因为对作品无与伦比的驾驭能力，已经到了武侠小说中常说的那种“心中有剑，一切皆可为剑”的地步。前者需要勇气，后者需要强大的自信。

也许浮石写这两部《新青瓷》的初衷是被逼无奈。因为审查的严格，以他原作《青瓷》来拍摄电视剧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他不得不改弦易张，重起炉灶。可正是

这种逼迫反而激发了他深不可测的创作潜力和澎湃的创作激情。在阅读完他的这两部《新青瓷》后，我的担忧已经全部变成了佩服。我必须承认，他是成功的，他为自己又耸立起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如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浮石原《青瓷》算是一种本色写作，多少沾了他亲身经历的那些坎坷的光的话，那么这两部《新青瓷》已经使他从“偶像派”迅速成为了“演技派”或“实力派”。在经历了出狱、成名的起伏、沉淀之后，浮石的小说不再是去血淋淋地揭露人性的伤疤，去激愤地展现各种龌龊的关系交易，不再像以前某些评论批评的那样“赤裸裸地教男人或女人去学坏”，而是变得更加从容，圆通，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凤凰涅槃之后的人性光辉。

两部《新青瓷》，洋洋七十余万字，给我们构建了一个更为庞大、复杂的关系网络和情感世界。浮石仍然在给我们讲他的“中国式关系学”，官商关系、男女关系，各种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只是不再像原来那样语调平缓、声色不露，而是更加乐意展示他的十八般武艺，以使情节更为精彩、刺激、悬念十足；以使故事发展的脉络更加跌宕起伏、层次丰富；以使人物更加形象丰满、价值多元。而且，《新青瓷》中的许多人物较原《青瓷》来说是颠覆性的，具有更多美好的情感和善良的人性。如果说原《青瓷》侧重于原生态地、浑沌地、不置可否地表达与展示现代都市人如何升官发财、男欢女爱，展示的是社会中大行其道的潜规则把人挟裹前行的力量，表现的是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在现实社会中的挣扎与沉沦的话，到了《新青瓷》，则给如何升官发财、男欢女爱设立了不同的谱系，有了对与错、是与非的明确分界，浮石着力表现的是他们的坚守。

是的，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善与恶、美与丑、法与理、欲望与理智、恐惧与贪婪、升华与沉沦、天使与恶魔，不仅真实地存在着，而且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博弈着，尽管身受诱惑，也曾误入歧途，甚至于不得不顺从于骨感的现实，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自我救赎，它所展示的正是人间正道是苍桑。《新青瓷》的底气接得如此之丰厚与饱满，以至读者无不感受到被强烈的生活气息所挟裹，从而关照自己的生活。至少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全新的、充满挑战的、非常愉快的阅读体验，更是一次鲜见的灵魂的对话与洗礼。我会不由自主地拿现在的张仲平跟过去的张仲平，现在的曾真与过去的曾真做比较，我更会经常混淆了自己与书中人物的界限，跟随着浮石一起体验和思考着丰富多彩的别样人生。我不得不承认，浮石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变，以及生活轨迹的不可把控。无论书中的人物，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在利益驱动、规则模糊、道德失灵的当下，好或者

坏都是相对的,随时都有可能转化。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往往就在一念之间。你也许知道你要什么,你为之努力、奋斗、拼搏、殚精竭虑,可你得到的未必就是什么。你种下的是龙蛋完全可能收获的只是跳蚤。反过来说,你的坚守却可能守得云开见日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青瓷》还是官场文学与财经小说,但因为浮石敢于直面浑沌的人性,因而轻松地超越了为官求财的术业表象,使他的小说同时具备了一种清新而厚重的力量,必将成为文学界令人振奋的气象。

或许会有很多读者在读完这两部《新青瓷》后并不同意我的看法,浮石的小说从来就不缺乏争议性。“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心中,或许对浮石的小说也有一千种意见。这恰恰是浮石小说的魅力所在。但我可以保证,不管你从浮石的小说中体会到了什么,领悟到了什么,都将是一笔受益终生的财富。

第一章



(一)

张仲平一大早就和徐艺出了家门。徐艺身兼双职,既是他的助理,也是他老婆唐雯的外甥。下楼时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徐艺背着一个大旅行袋走在前面,样子有点怪异。也许并不怪异,只是张仲平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五十万现金而感觉有点特别罢了。

一阵低音马达的轰鸣,车库卷闸门被打开了,露出两辆轿车,一辆银灰色奔驰,一辆黑色桑塔娜。张仲平把车钥匙递给徐艺,让徐艺开他的车。徐艺接过,把旅行袋放进大奔的尾箱里,“啪”地一声关上,又往上拉了拉,确定已经关严,这才拍了拍手,对张仲平说:“姨父,左达已经是个输得精光的赌徒,这五十万说是借,可他能还得上吗?我看难,不,几乎不可能,别的拍卖公司可都不敢借啊。”

张仲平望着徐艺一笑,道:“那不正好吗?别的公司不敢和他来神,意味着咱们在胜利大厦这单业务上已经把别的对手排除在外了。这钱,说是借给左达,其实也就是给他一个尊重、一个台阶。我没指望他能还上。当然,我们也不是做慈善,是拿这钱换他手里的拍卖推荐函,懂了吗?”

“我知道,可是……”

徐艺还要说什么,被张仲平抬手制止了。

张仲平是3D拍卖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拍卖公司是怎么做生意的?简单

地说,就是中间商,先从委托方那儿拿业务,然后把它卖给客户。不过,他们赚的不是差价,而是佣金,而且佣金不低,行规是买卖双方各百分之五。打个比方,如果成交价是一百万,他们赚十万,如果成交价是一千万,他们赚一百万,如果成交价是一个亿,他们赚一千万,依此类推。按照规定,胜利大厦这单业务得由南区法院下委托,但如果有案件双方当事人的拍卖推荐函,南区法院那边只要履行一下手续就行了。而刚才提到的左达,正是胜利大厦的当事人之一,过去的开发商,现在的被执行人。

就在徐艺要把车子发动开车出库的时候,张仲平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让徐艺等一等。

徐艺问:“怎么啦,姨父?”

张仲平说:“差点忘了一件大事。今天是你姨妈的生日,我忘了祝她生日快乐。”

“我可没忘,早几天我就把礼物准备好了,而且,昨天我就订好了蛋糕。”徐艺一笑,得意地朝张仲平挤了挤眼睛。

“为什么不提醒我,想看我笑话?悬,好悬啦。徐艺,我跟你说呀,别的事可以忘记,老婆的生日,千万不能忘记,否则,后果会很严重。你今后找了女朋友,结了婚,要把这个当头等大事。”

“嗯。”

徐艺见张仲平上了楼,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夹层有一张女孩子的照片,他望着那张照片咧嘴一笑,忍不住亲了一下。

今天,他像张仲平一样兴奋,实际上,胜利大厦的业务一直是他在跟,如果一切顺利,这单业务做下来,公司可以赚五六百万,至于他的提成,公司有规定,他知道张仲平不会亏待他。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一切顺利,万一……只要一想到万一,徐艺便多少有点紧张。他在感到紧张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看看他女朋友的照片,好像能够以此获得某种力量。噢,准确地说,到今天为止,那还不是他真正的女朋友,只是他的暗恋对象,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她表白。这单生意做成了,也许就能让他下定决心。

刚才,留在家里的唐雯多少有点失落。还好,张仲平很快返身上楼,一边搂着她一边说了祝贺的话,她的一颗心这才放回原处。张仲平提醒她中午十二点半在枫叶咖啡厅共进午餐,让她千万别忘了。

她当然不会忘,二十多年了,她的每个生日都是这么过的。

张仲平临别之时说:“哦,对了,今天我的事特多,我可能没时间来接你,你直接过去吧。”说完就要转身下楼。

唐雯“喂”地一声唤住了他：“嗯……等等，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

“什么？”

“想一想？”

张仲平想了一下，却不知道是什么事，只好望着她摇了摇头。

唐雯嗔怪道：“你为什么还不祝我……讲课成功？”

张仲平哈哈一笑，道：“嘿，这算什么事？怎么啦？你讲课都讲了几十年了，一门选修课怎么会搞得你这么紧张呀？”

唐雯确实有点紧张，只是对自己都不敢承认，这下被张仲平点破，只好硬着头皮摇了摇头，说：“我紧张吗？我不紧张。有什么紧张的？”

张仲平说：“是不应该紧张，是呀，有什么紧张的？老革命不会遇到新问题的。再说，你为了这门课，不是已经准备大半年了吗？没事呀。噢，快到点了，我走了。”

见张仲平下得楼来，徐艺早已从车上下来，绕过车头替他拉开了车门，把一条胳膊搭在车门门框上。

这让张仲平很满意，他倒不是看重徐艺从五星级酒店门僮那里学来的礼仪，而是欣赏他已经养成了这些个习惯。他们经常跟法院的、银行资产公司的人打交道，这些看似繁文缛节的客套是免不了的，会给他们的客户或者说他们的衣食父母留下很好的印象。

张仲平下海多年，早已不把自己当作什么知识分子，他宁愿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合格的生意人。什么叫合格的生意人？就是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获取最大利益的商人。张仲平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很满意，那就是外面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家里夫妻和睦、夫唱妇随，有那么一种中产阶级的从容自信。

做到这一点又难又不难。说难，那是需要高智商和好体力的；说不难，只要准确理解不同的身份要求，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了。当然，身份多了，难免会很累。但要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就不能怕累。张仲平是一个谋定而后动的人，已经习惯了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权衡利弊，他觉得，只有这样，才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商人和一个真正成功的男人。

是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这个早晨，对于另外一个男人来说将同样非常重要，甚至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这个男人就是左达，是张仲平和徐艺拎着钱要去找的人。

此时此刻，左达正在他自己开发的楼盘胜利大厦上打手机。

“喂，电视台吗？我给你们爆点猛料。”左达说到这里，短暂地停顿了一下，看一下手表，继续说，“话我只说一遍，你听好了，再过半个小时，胜利大厦将出现本市最激动人心的一幕，你们媒体不是需要特大新闻吗？最好派辆转播车马上来现

场进行直播,如果你们不来,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后悔……记住我的话。”

电话的另一头是省电视台社会新闻“都市时间”栏目组,大概是对方信号不太好,值班员几乎是在对着话筒喊叫:“喂,你在哪里?什么?胜利大厦?是胜利大厦吗?什么,转播车现场直播?直播什么?喂,你刚才的话我没听清楚,能不能请你再说一遍?喂喂喂……”

左达却似乎有点不耐烦了,“啪”地一声把手机挂断了,他抬头望着天,吐出一口长气,自言自语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老子死也要重如泰山,压死你们。”

他笑着看着手机,慢慢地把手机伸出楼的边缘,两个手指轻轻地捏着手机,好像它是一个可以与自己对话的人,他对它轻声说:“所有的朋友和敌人,都将随着你……灰飞烟灭。再见了,你这个丑陋的世界。”

说完,他轻轻张开手指,任手机从手指间下坠,在空中高速飘落。

“都市时间”栏目组接电话的值班记者是一女孩,她一脸茫然,因为对方的手机突然断了,没有了任何声音。她自言自语道:“怎么挂机的?莫名其妙。”

她这话被从值班室走向里间的栏目组曾真听到了,她停住,问:“什么情况?”

值班记者说:“有个人打来电话,要我们去胜利大厦给他来一场电视直播。”

“电视直播?直播什么?”

“没听清,电话断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十有八九是个恶作剧。现在的人都怎么啦?想出名想疯了吧。”

“是吗?你也别这么武断,说不定真有什么劲爆的新闻呢,再回拨一下电话看看。”

值班记者似乎有些不情愿地回拨电话:“关机了。”

曾真不好再说什么,刚要转身,似乎想到了什么,回头看着各自忙碌的同事,思考片刻,拿起手机走出办公室,边走边打电话。

电话很快就通了,“喂,徐艺,跟你打听个事儿,早几天同学聚会,你好像说过胜利大厦的事……你告诉我,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徐艺我可跟你说,有什么事你可不能瞒着我,噢,是这样,我们刚接了个电话,是从胜利大厦打来的,说让我们开台转播车过去……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二)

因为开车,徐艺的手机被摁了免提键,所以,曾真在手机里说的话两个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张仲平的眼睛一直盯着徐艺,对着他摇了摇头。

徐艺只得呐呐地说：“曾真……嗯……我跟你说，胜利大厦……只是我们正在争取的一单业务，其他的，我……我可真的什么也不知道。行，有什么情况我随时告诉你。”

徐艺把手机挂了。

张仲平问这是怎么回事？

徐艺告诉他，打电话的是他大学同班同学，名叫曾真，是电视台的出镜记者，在问胜利大厦的事。

徐艺说着看了张仲平一眼，因为他说的这些信息，张仲平已经从电话里听到了。

张仲平两眼注视着前方，不再说话。

徐艺却忍不住要说，他想了想，道：“姨父，我觉得我们这样送钱过去，风险实在太大了。”

张仲平在座位上挺了挺身子，慢悠悠地道：“做生意哪有不冒风险的？做生意如果每次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那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了吗？”

徐艺道：“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把这笔钱砸给鲁冰或者颜若水，我觉得还靠谱，把它扔给左达……”

张仲平咳嗽一声，道：“我告诉你徐艺，拿它去砸你刚才提到的那两个人，风险会更大，那是一种法律上的风险，我们做生意的，冒不起。”

“可是……”

“可是什么？鲁冰是南区法院的院长，颜若水是香水河投资担保公司的总经理，都是给共产党打工的，拿钱砸他们，找死呀？”

“正因为他们是给共产党打工的，他们才会讲游戏规则，他们可不敢乱来。”

“不对，对这两个人，我们是要尽可能跟他们搞好关系，但决不能拿钱去砸，甚至还要尽可能与他们保持距离，明白吗？”

“哦……”

“左达就不同了，他是生意人，我们跟他的这件事，说穿了，也只能算是民间借贷行为。知道我是怎么考虑问题的吗？第一，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任何一单生意都得过五关斩六将，可如果没有今天这一出，我们连起码的机会都没有；第二，我们把钱借给左达，就等于下本了，它可以帮我们下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左达越是不可能还钱，我们越是没退路，那就只有拿下这单业务一条路可以走。以五十万搏五六百万，值得。”

“姨父既然下了这么大的决心，那就一定能成。”

张仲平一笑，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传出电脑提示音：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如需回电……